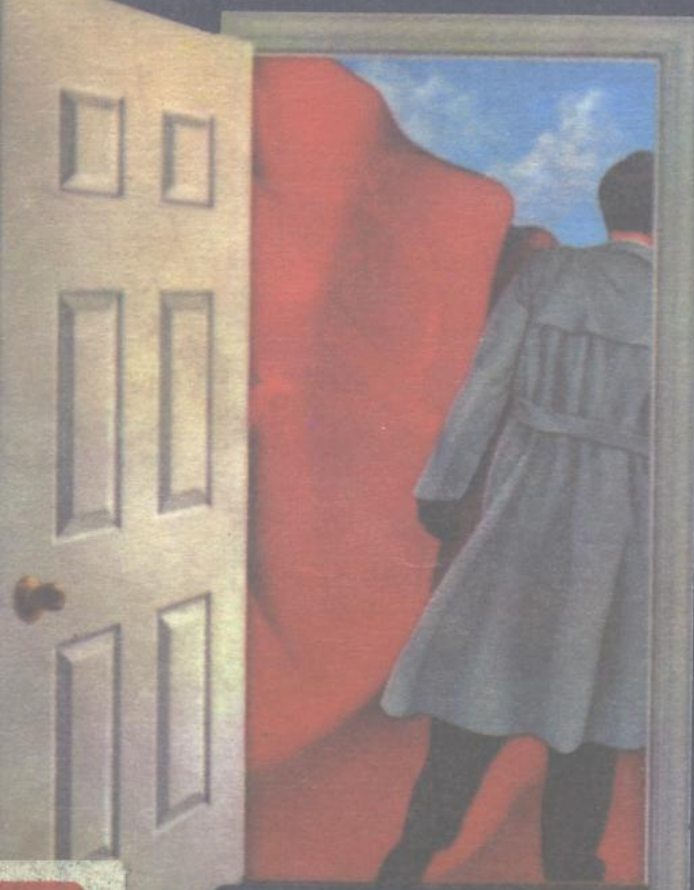


THE
SPY
WHO
GOT
AWAY



[美] 戴维·怀斯 著

时事出版社

间谍叛逃

间谍叛逃

出卖国家机密、逃往莫斯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爱德华·李·霍华德的内幕故事。

〔美〕戴维·怀斯 著

褚律元 马兆蕙 译

时事出版社

The Spy Who Got Away

David Wise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8

间 谍 叛 逃

[美] 戴维·怀斯著

褚律元、马兆蕙 译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邮政编码: 100081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787×1092·1/32 印张: 9.75 字数: 211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80009-119-8/D·56 定价: 4.5元

序 言

1987年6月，布达佩斯。

夏季开始热起来的第一天，太阳正向布达山后落下去，金色余晖投射在多瑙河上。薄暮中，电话打到了我的旅馆房间。我们约定在一个位于河中央的莫尔吉特—锡革特岛上见面。

我在指定地点等候。几分钟后，见一个人试探性地朝我走来。他，高个儿，留着小胡子，穿着浅灰色外套。他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叛逃者，一个被控进行间谍活动、把中央情报局最敏感的机密出卖给苏联的在逃犯。

21个月以前，他摆脱联邦调查局的追捕，消失在新墨西哥的沙漠里。现在他已经在克格勃的保护之中。俄国人已经允许他政治避难，但在西方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他仍是一个被通缉的人。

我开始朝他走去。我知道，他也必然感到这个时刻是没有先例的。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叛逃莫斯科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接受西方作家的采访。他伸出他的手。

“我是爱德华·李·霍华德。”

目 录

序言

一、“尤里琴科过来了”	(1)
二、“罗伯特”	(5)
三、布卡拉曼加	(21)
四、雇佣	(33)
五、“农场工人”	(43)
六、苏东处	(55)
七、莫斯科规则	(68)
八、解雇	(81)
九、掩盖	(94)
十、新墨西哥	(101)
十一、第三个挨打的	(111)
十二、开枪	(117)
十三、波旁街	(127)
十四、决定	(134)
十五、接触	(141)
十六、承认	(149)
十七、“没有纸上的痕迹”	(154)
十八、在莫斯科的麻烦	(164)
十九、“我已经干了”	(175)

二十、帕克掌管的案子.....	(180)
二十一、盘问.....	(195)
二十二、逼近.....	(202)
二十三、接火.....	(212)
二十四、出逃.....	(220)
二十五、消失.....	(234)
二十六、玛丽.....	(242)
二十七、逃亡过程.....	(249)
二十八、“是的，回家！”.....	(255)
二十九、“我们已拧紧了”.....	(268)
三十、送自俄罗斯，带着我的爱.....	(279)
尾声.....	(299)
作者的话.....	(303)

一、“尤里琴科过来了”

格斯·哈撒韦在微笑。

中央情报局反情报部门的头头不是一个常常微笑的人。他的名字和面孔不为公众知晓。但在秘密的、封闭的美国情报界，他确实是位非常著名的人。现在，美国情报界最有权威的领导人正聚集在七楼中央情报局局长餐厅外面的接待室里。那是1985年8月1日，星期四。

饭前喝鸡尾酒的时候，哈撒韦对坐在他对面的伙伴、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的主管爱德华·J·奥马利和他的副手菲利普·A·帕克透露了消息。

“尤里琴科过来了。”他说。

这个中央情报局官员没有必要解释他刚刚抛出的这个惊人消息。如同联邦调查局人员所了解的，维塔利·尤里琴科是莫斯科的克格勃官员，负责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全部活动。他叛逃过来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他能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极端重要的情报。这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发事件。难怪像哈撒韦这样一个通常都是表情严肃的高级官员，现在也微笑了。

哈撒韦的正式头衔是反情报处的处长，他很快就说明了细节。尤里琴科是今天上午在罗马叛变的，仅仅在几小时以

前。中央情报局正迅速行动，做必要的安排，把他搞出来。

当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在室内传开时，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J·凯西正在忙碌地迎接着客人，他的高高的、背微驼的身躯在客人中间移动。秘密情报界的高层人士都来了：凯西；哈撒韦；还有约翰·N·麦克马洪，一个漂亮的、满头银发的爱尔兰人，他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该局的第二号官员；另外还有克莱尔·E·乔治，一个头发半灰、中等身材、面色红润、看起来像运动员的人，他的工作是最秘密的：他是中央情报局主管谍报活动的副局长，作为情报局秘密手段的负责官员，他是国家的第一号间谍。

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H·韦伯斯特到了，随他来的有情报处的两位处长：奥马利和帕克，还有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与中央情报局联络的杰伊·奥尔迪泽。

聚会是为奥马利退休举行的告别午餐。他在联邦调查局五处（情报处）任处长五年后，已到50岁退休的年龄了。抓间谍，特别是抓苏联间谍，正是奥马利的差事。为此，这次七楼举行的午餐会，仔细观察的话，远远超出一一般的情报官员的秘密会议。更准确地说，这是在特殊的反情报舞台上关键人物的一次会议。反情报部门的成员在秘密世界中也形成一个单独的社会。因为奥马利要离开联邦调查局了，他的河那边的朗莱同事们认为应该祝贺他荣休。然而，尤里琴科的消息，盖过了其他所有的事情。房间里，大家议论纷纷，而话题却不是关于这个要离开联邦调查局的人，而是那个叛逃者。

这不仅仅是一个戏剧性的发展，而且正好是在美国情报机关需要某些好消息的时候发生的。两个多月以前，一个前

海军一级准尉小约翰·A·沃克被逮捕了，他是一个家庭间谍网的领导人，近18年以来，这个间谍网把核心的海军通讯机密出卖给苏联。结果，沃克以及他的儿子迈克尔，他的兄弟阿瑟，他的朋友杰里·A·惠特沃斯，都承认了间谍罪，被送进了监狱。

沃克案件已经对美国情报工作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对国会和公众来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工作似乎是漏洞百出，情报机关出了毛病。仅仅三星期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雇员，沙伦·斯克兰奈基被指控把中央情报局的机密传送给加纳而被逮捕。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其他重要的间谍案件也纷纷暴露，如此“琳琅满目”，以致1985年被称为“间谍年”。

因此，维塔利·尤里琴科叛逃更成为格斯·哈撒韦可以夸耀的事。暂且先把尤里琴科所能提供的情报放在一边，仅从中央情报局有了一个高级克格勃叛逃者这一事实本身来说，如能巧妙地透露出去，就能帮助抵销包围着美国情报机关的那种不愉快的气氛。

喝了饭前酒，凯西的十来个客人鱼贯进入华丽的中央情报局长的专用餐厅，坐在三张圆桌周围，闪光的银器和玻璃器皿放在白桌布上。斟上了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在中央情报局顶层的有利地位，客人们通过明亮的窗户可以看到葱翠绿树环绕着像是孤岛的总部大楼的田园生活景观。

六英尺高，来自罗阿诺克的弗吉尼亚人，说话带着柔软的南方口音的杰伊·奥尔迪泽，显得很高兴。这位联邦调查局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络人，把午餐看成是这两个局之间良好关系的象征。五年来，他如此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建立起这种良好关系。奥尔迪泽满意的是，各个层次的关系都值得

称赞。作为一个联络官，他为此骄傲，正是他的工作，使她们保持那样的局面。

联邦调查局同中央情报局曾经在朗莱总部附近的一个高等中学操场上举行过两次垒球赛。当然，这两个局传统上是对手，但是，J·埃德加·胡佛当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后，实际上两局关系破裂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午餐中，凯西发表了一些讲话，称赞奥马利，颂扬情报界各个单位之间的协作，并充分肯定了奥马利任职期间反情报工作的成功。后来宣读了一份嘉奖令，奥马利获得一枚有中央情报局局徽的奖章，局徽图案是一面上有一颗爆炸的五星的盾牌，盾牌顶上有一只凶猛的鹰。

在三个圆桌上，联邦调查局的人同中央情报局的同事们逗乐，再一次重提旧事：中央情报局如何在耶稣受难日让奥马利吃烤牛肉，轮到奥马利在联邦调查局作东时，他又如何反击，回敬中央情报局人员腌牛肉和洋白菜，尖锐地提醒新教徒占大多数的中央情报局，他是一个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

围绕爱德·奥马利的愉快气氛是真诚的，赞扬是慷慨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情报官员们都是心事重重的。他们真正想的是那个不在这里但不久就将来到这里的那个人：维塔利·谢尔盖维奇·尤里琴科。

二、“罗 伯 特”

7月24日，在告别午餐会的一周前，一位旅客在罗马费米契诺机场从一架苏联民航飞机上走下来，他有一双透澈的蓝眼睛，稀疏的红头发，自行车把手式的胡子。他的大骨架和宽肩膀，使他看起来像一个运动员，或至少是一个经常锻炼身体的人。他穿着整洁雅致，几乎是衣冠楚楚。

维塔利·尤里琴科可说是从克格勃人员的模子里浇出来的：矮矮胖胖、浓眉大眼、衣服不合身材、咒骂世界而又不加思索地服从莫斯科中央命令的俄国人。但尤里琴科相对来说，有一个相当温和的气质，能说英语，除了他的口音以外，很容易冒充美国人。他已经在华盛顿住了五年。表面上的理由是，他不愿意在加利福尼亚看家，多半时间都驾驶一辆行李车沿着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前往马里布。

然而，事实上这个刚刚到达的旅客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一分局的副局长。这个局负责苏联在国外的秘密活动。

尤里琴科的工作部门是负责所有针对北美的间谍活动和隐蔽活动的。苏联在世界上各大城市都有外交代表机构，克格勃以大使馆为掩护，通过外交代表机构开展活动，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站长以外交官身份出现一样。尤里琴科负责在

美国和加拿大的五个外交代表机构^①。在他49岁的年纪，就已经升到仅仅低于克格勃最高领导层的地位。

尤里琴科后来告诉中央情报局盘问他的人说，他是找了一个借口在罗马逗留的。他对他的克格勃上级说，他到罗马是为了同当地一个高级代理人打交道。当然，这个代理人是不存在的。在情报局的隐语里，他是“象征性的”。中央情报局接受了他的解释，情报局的官员们知道，像尤里琴科一级的克格勃官员有很大的行动自由。

后来，曾有推测说，尤里琴科来到罗马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防止已安排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12名苏联核物理科学家代表团中有人叛逃，这个会议预定8月20日在西西里的埃里斯召开。

美国情报官员们不相信尤里琴科的到达与科学家们有关，尽管俄国人理由对科学家不放心。四个月前，苏联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前一年到西西里开会的苏联代表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夫，在马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亚历山德罗夫是一位数学和计算机专家，曾帮助发展核冬天的理论，它预言一场核战争将产生一个新的冰河期。他经常到西方旅行，甚至曾到美国参议院作证。在马德里的哈巴那旅馆最后见到亚历山德罗夫的那一天是3月31日。报告说他没有不符合他性格的醉酒和其他反常行为。据某人说，在他从考多巴科学会议乘车回来的路上，当他发现是朝苏联使馆的方向前进时，曾试图跳下车子。苏联官员们挟持他回到旅馆，但第二天，即4月1日，他们来找他时，他不见了。苏联政府

^① 即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渥太华、蒙特利尔。

担心他已叛逃，去了中央情报局。苏联官方报纸《消息报》1985年12月23日指控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亚历山德罗夫。这家报纸说：“已知亚历山德罗夫的地址是中央情报局在朗莱的总部。”美国官方，至少是美国情报部门否认知道有关亚历山德罗夫的下落和他的命运。）

尤里琴科在罗马停留了8天，表面上呆在维拉——阿巴米来克司苏联大使的官邸。8月1日星期三上午9时，尤里琴科在位于罗马的主要火车站斯塔基翁——特来尼附近的维阿——加耶塔5号的苏联大使馆告诉他的同事，说他要散步，并参观梵蒂冈博物馆。

夜幕降临了，他还没有回来，大使馆官员们慌起来了。直到第二天他们才向意大利警方送了一份人员失踪报告。当时，克格勃驻罗马的代表机构必定已怀疑到最坏的结果：维塔利·尤里琴科——一位苏联情报机关的高层官员、一个为克格勃工作25年的老手，已经叛逃西方。（意大利当局直到8月8日苏联大使馆要求调查具有参赞衔的外交官维塔利·尤里琴科失踪事件时，才对外宣布此事。苏联在罗马使馆主事的尼古拉·埃希莫夫当天拜会了意大利外交部长吉乌利奥·安德烈奥蒂，递交了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信，要求意大利“充分阐明尤里琴科失踪的详情，……提供有关他的身体状况和现在何处的确实情况”。安德烈奥蒂答应苏联人，意大利当局将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力去做。8月9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从罗马发来的快讯说：“向罗马所有的医院查询了他是否患了病或者出了事故已送到医院，……搜寻毫无结果，美英两国都说对这个失踪事件，他们无能为力。”）

8月1日早晨，尤里琴科在维阿威尼托的美国大使馆同中央情报局罗马站接触，要求见中央情报局的某人（他说了此人的名字）。罗马站把这个信息迅速传给在北弗吉尼亚的总部。凯西、克莱尔、乔治、哈撒韦，以及其他中央情报局最高层的官员们大为震惊，优先处理叛逃者的机器立即转动。俄国人去找意大利警方的时候，尤里琴科已远走高飞，在中央情报局的掌握之中，乘坐一架军用飞机，正在飞越大西洋。

星期五的清晨，中央情报局的飞机在位于华盛顿东南边缘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着陆。一小队联邦调查局特工同中央情报局官员迎接尤里琴科。联邦调查局在空军基地采取了反监视措施。由于现在克格勃将在全世界寻找尤里琴科，而安德鲁斯基地则是一个很可能被注意的地点。美国情报机关并不认为克格勃将试图在美国土地上、在严密的安全措施下抓走尤里琴科——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但是俄国人也许能找到他，跟踪他，查明他在谁的手中。

从安德鲁斯出来的路上，联邦调查局苏联科负责行动的头头罗德尼·L·莱弗勒坐在司机旁边的前座，尤里琴科和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后座。其他警备车辆在前面扫除障碍或尾随其后。

从空军基地出来，让尤里琴科到北弗吉尼亚离总部不远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密点里休息休息，这个密点的房子看起来同这个区域的其他房屋没有两样。这个密点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停留所，不久，尤里琴科就将搬进考文垂的一所华丽的两层楼的密点。考文垂是距华盛顿西南40英里的弗吉尼亚乡村中靠近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个开发区。

现在，尤里琴科到了他的主要对手中央情报局谍报活动部（DDO）^①的手里了。他的到达，在该部是一个重大事件。尽管设想中的间谍活动是丰富多采的，而实际上该局秘密工作部门的生活经常是例行公事。中央情报局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谍报活动部的官员们要花很多时间处理公文，阅读报告，对付乏味的行政杂务。随便哪一天，詹姆斯·邦德^②一定会在谍报活动部感到厌烦的。

当情报局出现了获得一个苏联高级叛逃者这样的罕有事件时，这真正是一个打破秘密工作例行事务的惊人发展。每一个人，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想参加进来插一手。威廉·凯西的思想格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当时他在伦敦战略情报处工作。在诺曼底登陆以前，他在那里帮助协调法国抵抗力量的工作，并监管同盟国在纳粹德国的空降活动。那段经历可以解释为何他的终身兴趣在于秘密活动。在他领导中央情报局后，秘密行动方面的人员增加了许多。

但是，不能指望凯西经常去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的密点，或者亲自监督对尤里琴科的盘问。管理叛逃者的责任首先落在中央情报局苏东处处长伯顿·李·格伯和反情报处负责人格斯·哈撒韦的身上，由他们两人向谍报活动部主任克莱尔·乔治报告情况。盘问尤里琴科的，是他们的部下。

这三个人虽然都是中央情报局搞秘密工作的老手，但对此

① DDO，准确地说是负责谍报活动的副局长（兼任谍报活动部主任），但也常常用来指这个部本身。从70年代初期以来，为避免混淆，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部门就被称为Directorate，亦即DO。使事情更复杂的是，DDO或DO也被称为CS，即秘密工作部门（Clandestine Services）。

② 指侦探电影中的主角。——译注

项任务，相对来说，也是缺乏经验的。克莱尔·乔治是在一年多以前，意外地成为谍报活动部的负责人的。他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8月3日，星期六，开始认真审查尤里琴科的那一天，他刚庆祝了他的55岁生日。他是1955年参加中央情报局的，曾在一连串的海外站工作过，包括香港、巴黎、巴马科（马里首都）、新德里。70年代，他是贝鲁特和雅典的站长。一个不推崇乔治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他“残酷无情，狡猾诡诈，笨手笨脚，对下盛气凌人，对上阿谀奉承”。

其他同事对他有较高的评价。80年代初，乔治成为谍报活动部的助理主任。后来，在1983年，凯西派他去国会做负责与国会联系的情报局官员。这个调动是灾难性的。许多国会议员，特别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感到他傲慢无礼，不愿意通报情况。到1984年4月，参议院专门小组对凯西未就尼加拉瓜湾布雷之事向国会充分通报情况一事同中央情报局相争不下。^①参议院以84票对12票表决通过谴责中央情报局的行为，并且结局是克莱尔·乔治不得不离任。（对尼加拉瓜进行隐蔽活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杜安·R·“杜威”·克拉里奇向委员会成员确实保证说，那是一种“砰”的一响的水雷，虽然声音很大，但不会造成危害。布雷的报道公开揭露以后，委员会成员研究了海图和港口的深度，才足够理解必须要让中央情报局讲出真实情况。情报局这才向委员会承

^① 情报委员会主席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大为恼火，发了一封没有先例的信，痛骂凯西：“亲爱的比尔：……我极为厌恶……这决不是在管理一条铁路，……这是一个战争行动。即使要我的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件事。”

认，水雷系置于25英尺深度，内装300磅C—4型炸药，足够把一艘船炸成碎片。如果一艘友好的西欧国家的船被炸了，或者更严重，一艘苏联油轮被炸了，情报局的行动就将造成可怕的后果。一位委员会人士说：“我们还算运气，没有因此而发生战争。”）凯西以一个抢椅子（游戏）的方式轮换四个高级官员，调回乔治并提升他当谍报活动部的副主任。乔治疏远了国会，但因有凯西的撑腰，反得到酬劳，成为谍报活动部主任。

乔治作为谍报活动部的主管，虽然现已全面负责掌管尤里琴科的事，但向他报告的两任官员在对这个叛逃者的评价和盘问方面，负有首要的责任。

作为反情报部门的主管，加德纳·鲁格·“格斯”·哈撒韦——没有一个人叫他加德纳——在尤里琴科案子中，现正面临第一个重大挑战。虽然哈撒韦在秘密工作方面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将，但现已60岁，刚到反情报工作岗位仅仅几个月。

在情报局内，哈撒韦被看作是弗吉尼亚的一流家庭。^①他是一个瘦削的、精力充沛的中等身材的人，喜欢穿常春藤学校^②三个钮扣的套服和条纹领带。翘着的不易压平的棕色头发搭拉在他那消瘦的、常带着一种尖刻表情的贵族型脸庞的右边。他保留着明显的弗吉尼亚口音。他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南部的丹维尔，是由他的母亲同继父抚养长大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继父为人严厉，是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哈撒韦

① 哈撒韦的同事们是在普通意义上用这个词，而不是字面上的意义；在弗吉尼亚一流家庭晋绅录上并没有把他列入。

② 指美国东北部几所名牌大学。——译注